

俺爹在战斗中结下的那些情义

文 / 刘珍

近日收拾家里的物品时，翻出珍藏多年的俺爹的遗物，其中有抗美援朝纪念章，是他老人家一生荣誉的见证。

A 保护战友传佳话

1950年，年近半百的爹撇下妻女老小，响应国家的征召，毅然奔赴朝鲜战场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。俺爹在朝鲜被编在运输连，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向前线运送武器弹药。

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，为了切断我军战地供给运输线，每天无时无刻不在狂轰滥炸，飞机俯冲直下降至最低投下炸弹。

俺爹说，飞机低得抬头都能看到美国飞机上的飞行员。有一次他们连队为了弹药安全运达阵地，掩藏汽车，全体战士藏身深雪。与俺爹同在一辆汽车的小战士只有十七八岁，在美国飞机俯冲轰炸时的一刹那，我爹多次用自己的身体把小伙子压在身下保护他，在弹雨纷飞的运输线上传为佳话。

B 感恩中朝人民的战斗情谊

这次长时间的空袭，他们连也遭受到重创！俺爹他们的前车和后车全部中弹，数名战友阵亡。俺爹虽然保住一命，但双腿严重冻伤，面临截肢。部队要送他回国内医治，但因重伤员太多，俺爹只能

待命等候，当时被安排住在朝鲜阿妈妮家，得到那位善良纯朴的阿妈妮的精心照顾，俺爹的腿终于保住了……每当提起这段往事，俺爹总是热泪盈眶，感恩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。

C 匆匆错过的故人重逢

抗美援朝胜利结束了，俺爹经历生与死的洗礼，幸好腿保住了，却留下了病根，双腿畏寒，长年得用羊皮缝的皮筒护着，而且因冻伤留下了深深的疤痕。

俺爹回来后的某一天，我家来了一位姓刘的解放军叔叔找他。他说俺爹是他恩人，在朝鲜战场奋不顾身保护他，为感谢俺爹的善举，特意带着厚礼答谢患难见真情的战友。不巧的是，那天俺爹不在家。因刘大叔所在部队换防要去广州，时间紧急，最终没见到俺爹就匆忙离去。

俺爹的这些事情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。即使他已驾鹤西去数十载，他老人家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。我愿用拙笔记录下记忆中的他，让后辈牢记祖辈的平凡与伟大。

父亲的第八次负伤

文 / 姜小军(军休六中心)

1948年，辽沈战役即将打响。接上级命令，父亲带领部队在黑山以东120华里处，阻击由沈阳方向出动的廖耀湘西进兵团先头部队，迟滞敌人到达黑山的时间，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十纵队在黑山地区布置阻击战赢得时间。

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中午，离天黑完成防御阻击任务不到五个小时了，敌人的一颗炮弹落在了前线指挥所，有五名战友当场牺牲，父亲的右臂和头部受了重伤。通讯员从废墟里爬出来，把父亲从焦土中扒出来，父亲又坚持继续战斗近两个小时，由于失血太多父亲昏迷了过去。通讯员腹部也受了伤，硬是坚持把父亲背下阵地。这是父亲的第八次负伤。他被送到部队前方医院时，右上肢已变黑发生坏死，手术没有麻药，由于伤口感染，父亲高烧不退，有生命危险。前方医院的青霉素非常紧缺，只给父亲用了两小支，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。

父亲在伤口还没有痊愈时，就恳请组织为他安排工作，先后任东北军区通信六团政委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科长、处长等，还在抗美援朝期间破获了潜入部队重要部门的两名敌特分子，保卫了部队安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被中央内务部评定为二等甲级革命残疾军人，中央政府批准授予“东北荣军”永久荣誉称号，荣获中央政府颁发的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。

1961年，年仅46岁的父亲已不能继续坚持工作。在山东周村离职休养期间，父亲常被邀请到周村及周边的区县乡镇中小学去讲革命传统。父亲的文化水平不高，却把革命传统报告讲得很生动，令人震撼，给广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十分中肯地告诫师生们，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是许多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，大家要热爱党，热爱祖国，勤奋学习，为建设伟大富强的国家做出贡献。

1970年，父亲因旧伤复发，医治无效不幸去世。我们把父亲的骨灰迁回故里，他和已故的亲人们在这里可以永久地安息了。

七律·辽沈战役

文 / 徐小芬

东风渐进旅装宽，会战辽沈再备鞍。
滚滚洪流平黑土，铮铮铁骑扫泥丸。
关门打狗城池破，围困狙创败境观。
乘胜追奔冲敌寇，红旗漫卷势如澜。

军旗赞

文 / 贾瑞珍(11支部)

红锦金星靓丽装，出生烽火秀南昌。
千回鏖战驱强盗，万里征程扫恶狼。
招展金陵总统府，飘扬朝鲜大同江。
古田重学增魂魄，飒爽英姿更激昂。

采石场上的苦和乐

文 / 刘海涛

那是1975年春天，我所在的警通连接到上级命令，全连开赴原新金县矿洞村，住进临时搭建的帐篷，劈山采石头用于国防施工。

我们由连长和指导员带队，工作环境十分恶劣，危险事故时常发生，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，我们战士的精神生活却异常丰富，处处闪耀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连队组织我们抡大锤比赛，看谁持续抡锤时间长，砸石量大；搬运石头比赛，看谁持续不间断搬运石方多；还有肩扛石头、背部背石头、腹部托石头等多种比赛。

在简易食堂的黄土墙上，挂着白纸红边的光荣榜，上面登记着各项比赛的前三名。总结评功受奖，那都是最基础的依据。真想象不到，当年那些小旗对我们有那么大的号召力，调动和牵引着我们每个战士。

采石场上，我最敬重的战友有三位。担任打眼放炮组组长的李锋，在一次排哑炮时，山上滚落几块石头，砸中并引爆了哑炮。顿时碎石四起，把他砸倒在地，脸上鲜血直流。至今，李锋脸上仍有黑烟喷熏的痕迹。我的战友王广富，从他嘴里永远听不到一句泄气的话。这个乐

观的人后来在一次撬石头劳动中被撞，听说造成伤残。那时，我已离开连队，却一直牵惦着他。我的另一位战友凌在华，是唯一一个在光荣榜上敢和我比成绩的人。在周、月、季总结会上，我和凌在华名字总是反复被提及。有一次，我们听说几个坡下汽车维修部的工人在举轴承和胶轮，都没举起来。我和凌在华去了，我俩试了试都举起来了，围观工人都惊呆了，说足有300斤重。

当年的这些战友和那些难忘的事，无论何时都让我深深地怀念，怀念当年采石场上的苦乐生活。